

孔子學說叢書
吳康等著

學庸研究論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弁言

先師孔子，繼往聖，開來學，鐫鈎六經，以授弟子，一時三千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玉振金聲，可謂盛矣，故鹿門皮氏云，孔子前，不得有經，孔子出而始有經之名，經籍之傳，從來尚矣。

七十子後，百餘年而有亞聖孟軻，稱堯舜，學孔子，張皇聖教，以奠定我民族文化不拔之基，荀卿以降，下逮歷代諸儒，又復薪火相傳，彪炳辭義，蔚爲大觀，於是經學之疆宇日廣，其間雖有派別之分，漢宋之別，然而祖述孔孟，闡發微言，後先相承，其揆一也，故所謂經學者，其異在觀點與方法之不同，抑何有於考據義理之區哉，吾人博採旁徵，取精用宏，固所宜耳。

蓋常聞之，天之精神爲日星，地之精神爲河嶽，人之精神爲經籍，經也者，人理之常，如徑路之無所不通，故曰，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先總統 蔣公憫聖教之式微，傷經學之不

昌，以爲是乃 國父思想之本源，復興文化之要務，洞燭神斷，爰於民國四十九年，手令成立孔孟學會，自兼名譽會長，以示提倡，而研究中心，則以儒家孔孟之傳，闡發經義爲宗旨，其所以經緯人倫，彌綸彝憲者，微光偉烈，無遠弗被矣。

至是厥後，孔孟學會應屈理事長仰承 蔣公旨意，於是年有學報，月有月刊之發行，類皆海內外少長學人，研究心得之薈粹，歲月既久，篇章雜沓，立夫有感於翻閱參考之爲難，不得不作分門歸類之整理，於是編爲經學叢書，公諸於世，其中論文，區爲八集，計經學總論之部，易經之部，書經之部、詩經之部，三禮之部，三傳之部，論孟之部，學庸之部，由黎明公司承印發行，罔計盈虧，尤堪嘉尚，惟歷年論文，篇帙裒聚，或作者已付專集，或文詞過長，容有未能盡收，僅附篇目，用供查考，非有所軒輊也，尤冀此編之出，或爲我復興基地經學論文之總匯，有裨士林參考，臻益文化復興，無負先總統 蔣公倡導聖學之初志，塵山落海，倘非奢望也歟。

序

學庸論文集 目錄

孔門學說(一)——大學	吳康	一
大學要義述疑	熊公哲	一九
大學八條目淺釋	楊一峯	四五
大學改本述評	程元敏	六一
大學分章之研究	蔡仁厚	一〇五
格物致知的探討	鄧澂濤	一三五
金仁山大學疏義之佚文與異文	何淑貞	一七九
孔門學說(二)——中庸	吳康	一九一
中庸要義臆釋	熊公哲	二〇五
時中	楊亮功	二一七

釋「誠」		黃少甫		二二七
人類理智活動的中庸之道		孫致和		二四七
圓教與中道		曾厚成		三〇九

孔門學說(一)——大學

吳 康

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孔子世家又述孔子自

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韓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

韓非子顯學

班固則曰：「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漢書藝文志

蓋孔子沒後，其直接門弟子與夫再傳以後門人徒衆傳

其學者，流派益分，斷自孟荀以前，所存經傳舊說，粗可爬梳講誦者，亦云不少。今撮取其於哲學思想饒有直接關係者數事，以資討論，一曰大學與中庸，二曰易傳，三曰大同小康與春秋三世，命曰孔門學說，略以見孔子沒後，一再傳門下思想衍變流勢之一斑云。

大學中庸，爲禮小戴記之二篇，宋二程子始盛稱其說，以與論語孟子竝。其後朱子承之，取此四書各爲章句注解，以授學者。自是羣經中，遂有四書一目，傳誦不輟，以迄於今。

大學作者，漢唐諸儒無說，朱熹謂首章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大學章句末言所出，殆據程子之說，從思想演進觀點，而推論及之也。中庸則司馬遷以爲子思作，

禮記中世家鄭玄從之。禮記中

孔門弟子及再傳以下門徒之手，先後纂輯，削簡成編，曾子子思，或能首與其事。大學言治學之方，

中庸論形上之義，視論語之簡朴，增其榮華，較孟子之雄文，存其拙意，實爲研究孔門學說之最佳教本。程朱以其與論孟並稱爲四書，詳加講解，以教學者，非無故也（註一）。

茲先論大學。

孔門哲學，以講論道德爲本，對於所謂知識論之事，蓋鮮及之，有之自大學始。大學首章，朱子號之曰經，以爲孔子之言，而曾氏述之，見上蓋是春秋迄戰國間，孔學思想發展中之重要產物。文中論治學之次第歷程，所謂三綱領，八條目，成一極完整之孔門治學方法論。以下各章，祇是解釋首章之文，故得首章而大學全書之義已備。茲錄首章全文如左方：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 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章句解此文，以明明德，親民（新民），止於至善，爲大學三綱領。平天下（明明德於天下），

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爲大學八條目。所謂本末終始先後，皆盡於是，而以明明德爲全體之基本，以下分別言之。

一、三綱領

(一) 明明德 德者得也，釋名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論語爲政以德。韓愈云：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原道蓋德爲人之所以爲人之合理品性，循理而行，實踐完成，無待於外，是曰本性，概括言之，所謂德也（註一）。

明德古有是語，書康誥曰：「克明德」。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春秋左昭七年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大雅鄭箋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則「明德」乃「光明之德」，以今詞言之，乃是純粹無類之合理本性，爲人之所以爲人之基本德性，明明德，卽以學問修習之功，使此基本德性成其光輝純粹之本體也。善夫朱子解明明德之義曰：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非他，卽人之所以爲人之基本德性也。此基本德性，卽所謂「心」，乃純粹的人性本體，其發爲功能作用，由意志出者，見於道德與宗教，其行爲趨於善；由理知出者，見於科學與哲學，其研究趣於真；由感情出者，見於文學與美術，其創作趣於

美。三者涵融會合，而達於極純粹之人性統一，是即明明德之極功，人道之最高理想也。

於此宜引申說明者，朱子以性理學者天理人欲之見解說經，謂明德爲仁義禮智之性，本體光明，

爲物欲所蔽，便爾昏暗，只撥去物欲，即復歸明徹。

詳見朱子語類十四大學一經上釋明德各條

此皆就道德實踐之義爲說，論域

未盡擴展，吾人以人之基本德性所發生各種功能作用，爲之闡述，使明德爲一極完整之人性本體或心靈，乃吾人此日治經，探研古學，溫故知新應有之結論，而使明德涵義，成爲一新時代之哲學產物也。

(二) 親民

先儒有二說，程子曰：「親當作新。」

按大學原文下引康誥曰作新民程子之說當本此

朱子釋其義曰：「新者革

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大學章句

此言吾人既盡脩己，自明其本德之功，又當使他人磋磨砥礪，去其舊污，同臻於純粹心體之境也。

陽明王氏則以宜從原文作親民，謂「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明之者，

去其物欲之蔽，而全其本體之明。」

親民堂記

吾心本體之仁，與天地萬物爲一，明明德，即恢復此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之仁之本然狀態。

大學問大意

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註三），親之即仁之也。

傳習錄上之首

蓋民者人

民，即我以外之人類全體，陽明倡大人之學，以吾心本體之仁，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故明其本體之仁，自能親親仁民愛物。此所以親民即所以明其明德也。

大學問大意

右朱王兩說皆可通。孔門之學，知與德並行，有理論必有實踐，實踐亦必基於理論。明其明德，

其本爲理論之事也，即知識之科也。然明之云者，非徒以文字講明其意義也，必以實踐見之於行事，

如上吾人所云見之於道德宗教之行爲，科學哲學之研究，文學美術之創作然也。顧此等事義，可施之

於己，即可施之於人。孔門教義，本以修己以安人爲理想目的，能明吾本心德性，已盡修己之功；然事猶未已，必推己及人，使他人亦同明其人性本體，以達安人之的，而後明德功用，始告全部完成。則親民新民，二義兼備，朱王兩家之說，至是可匯而爲一。更廣言之，作之君，作之師，皆當以明德親民（新民）爲其行事表準。析言之，執政者，固宜親愛人民，革新政治；爲師者亦宜行道施教，以德化人，咸以仁德大同爲其實踐之歸趣。是乃親民新民所以完成明明德功用之本意也。

（三）止於至善 至善即最高之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則，朱子章句陽明謂爲明德親民之極則意亦同，謂即一切事物原理所根據之最後準則 ultimate postulate，故一切思維行事必止於是而不可易，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大學原文故凡人思維行事，就其心之本體而言曰明德，就其設施功能而言曰親民（新民），就其所據之最高準則而言曰止於至善。希臘伯拉圖，以理性爲絕對有價值之物，是曰至善（最高善），謂即絕對的正義之化身，乃人之所得於神之真實體。以理性或絕對的正義爲至善，可謂「事理當然之極則」之最佳解釋。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同，此理同，此豈非其明證哉？

二、八條目

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敘至致知在格物，則知此八目，皆是明德之各種功能表現。其實踐歷程，始於格物致知，而終於治國平天下。試次第述之。

（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爲大學方法論求知之權輿，先述舊注解格物者如次：
鄭玄曰：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原注

鄭意以所知善惡，召來事物之善惡，所知爲因，召來事物爲果，與致知在格物之言，因果倒反，不足取也。惟其以格爲來，以物爲事，自是善詰。宋二程子本其意而廣之，以物爲涵苞一切實物與人倫事理，即涵苞一切對象。伊川言之尤詳，其辭曰（註四）：

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二程遺書伊
川語八上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二程外
書卷二

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二程遺書
伊川語五

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

察。同書伊
川語四

以知伊川之說，蓋以物之內涵，包括一切對象，在外之具體實物，與在內之人倫事理，皆在其中，此意實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承之，總括其意而爲之辭曰（註五）：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大學章句
格物注

又補格物致知章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

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以見朱子承程子爲說，解格爲至，以格物爲至物，謂「卽物而窮其理，以求至乎其極」也。

陽明王氏不然，以格爲正，以意之所在爲物，其言曰（註六）：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

正以全其正。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所以

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皆見傳習錄上

則陽明之格物，乃是對於吾心所涉及之對象，施以合理的思維，使其率循於正也。

要之，從其深處而觀，程朱以格爲至，陽明以格爲正，二說皆可通而並行不悖。茲先釋物義。

物者對象，包括具體實物與抽象事理，求之經傳，二者皆備。如云，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春秋左

取於物爲假；春秋左

桓六年

物，具體之物，實物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地

人倫事理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大雅物可兼括實物與人事。毛傳鄭箋專指人事言似失之然古代傳統思想，

偏於行爲實踐，無專力探討物理之風，故雖涉言實物，亦就人生觀點爲說，如云：昭明物則，禮也。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邵公過章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國語周語中初惠后欲立王子帶章凡物云云，皆就人事而立論，散見經傳，更僕難數，

大學格物，亦此類也。

經云，致知在格物；又云，物格而後知至；則知格物目的，在於求知。物者對象，格物，卽探討

此對象而得其真實之知識也。至是不得不先闡明知識之爲何義。人世知識可分四種（註七）：

一、感覺之知：謂由吾人官覺所得各種資料，如感覺，知覺，印象所生形數廣袤，色聲香味等等，爲構成科學知識之基本質料。

二、推論之知：根據邏輯推理程紋而得之知識，如據內外籀之公式而推得之各種結論。中國先秦學者，如墨子三表之法，公孫龍白馬名實之論，荀卿正名之說，亦皆屬此類。

三、實行之知：由實踐而獲內心體驗之知識，所謂道德之知。如人子事親，溫清定省，必切實踐履，躬親歷驗，然後能得事親之真實知識。陽明倡知行合一，嘗詳言之。

四、內觀之知：內心反觀自證真理所得之知識，所謂內證智慧。如大學之明明德，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乃至釋氏之明心見性，皆屬此類，則所謂玄學之知也。

右感覺與推理之知，爲科學知識，涉及客觀事物，是外在性的。實行之知爲道德知識，內觀之知爲玄學知識（形上知識），此二者涉及人倫事理，萬有原本，是內在性的。於是求知之方，亦從而分爲左列各類：

1. 感官知覺與邏輯推理所探求者，爲客觀物象，可以分量，性質，關係，形態四範疇，控其研究領域。計數說明，分量也；辨其質料，性質也；言其因果之故，關係也；論其可能之情，形態也。科學方法求知之方，大略盡於是矣。

2. 實行之知，爲道德行爲之真實知識。此種知識，須求之於實際行動經驗，不能求之於紙上理論文章。「古者言之不出，恥其躬之不逮」，蓋卽謂是。陽明知行合一，言之最詳。

3. 窮物理之本原，觀人道之終始。孰爲盡心知性？孰爲宇宙進化？皆宜以內心智慧，推見至隱，百慮殊塗，同歸一致。孔子之知天命，老聃之講玄德，墨家高標天志，佛法極論空有，皆示人以超越的形上境界，即由內觀自證而得之玄學知識也。

右述四種知識，各有規範領域，循其塗徑，以求新知，到達其對象所涵之內容，而得充分真實之了解，是曰格物，是曰窮理。

程朱格物，廣涉物理與人事，所謂「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程子說則是統攝感覺之知與推論之知及實行之知也。至陽明則以格物爲正物，謂物在吾心，此心即理，而所舉事例，如事親事君等等，皆道德範圍以內之事，主張知行合一，反對程朱求物理於外之說，則其求知，蓋限於實行範疇，不及程朱統會三知而言之博大也（註八）。

雖然，程朱之即物窮理，最後在於豁然貫通，達於吾心之全體大用之境。而陽明之致良知，亦昌言：「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又言：「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故心即理。」皆見傳習錄下心之全體大用也，心即理也，皆是內心反觀自證眞理所得之知識，所謂內觀之知或形上之知之玄學知識也。

以見程朱之格物窮理，陽明之致良知，知行合一，其求知之最後目的，蓋無不同。此大學格物致知之教，沾溉來葉，使後儒得據以立說，創生新義，而實現其統知識論與形上學而爲一之最高理想

也。

(二) 誠意正心修身 自誠意以下至治國平天下，大學原文，皆各有說明，見朱子章句分章。意者心之所發，朱註誠意爲毋自欺，以慎獨爲職志，原文誠於中，形於外，蓋是道德修養之效驗，意誠則心無忿懣恐懼之憂，無好樂憂患之累，原文則自正平而無偏頗繆盪。心正則行爲循乎禮而合乎義，而躬行整飭，則身自脩矣。

此皆舊說，據道德觀點而評判立言，在吾人今日觀之，則宜兼具知識與道德兩方面之意義。心靈之功用爲意識（此處意識是廣義，統理知情感等而言），意識所發，在理知爲明辨是非，在感情爲真實無妄，一爲知識之規準，一爲道德之軌範，是皆曰誠，意識兼斯二者，則其心自正，心正則發爲一切行爲皆合理而不畔，則非身脩而何哉？

(三) 齊家治國平天下 自脩身以前，以個人爲用力之中心，由齊家以後，以羣體爲活動之標的。中國古代社會國家，以家爲其構成之單位。周制封建，春秋列國，世卿爲治，如三桓（孟孫叔孫季孫）之於魯，三晉（韓趙魏）之於晉，皆世家大族，所謂大夫，有家臣陪臣，爲一小朝廷之組織（註九）。大夫執國政，以孝弟慈愛，事君事長使衆，其家整齊嚴肅，條理秩秩，以之治國，則國自治。天下之共主曰王，王畿之外，有諸侯列國，王者無外，使執政者以絜矩之道推己及人，好惡皆與民同，而爲民之父母，諸侯皆行仁政，國治而天下平。禮運之大同，春秋三世之太平，乃平天下之理想境也。

三、孔門治學方法論

人世學問知識，分兩大界域，在外者爲自然界，探討自然者爲物理學（廣義的，包括一切自然科學）其控制物理現象（自然現象）者，爲自然法則。在內者爲人生，研究人生者爲道德學（廣義的，包括一切精神科學），其經緯精神行爲者，爲道德法則。中國自黃帝唐虞夏商以還，已擺脫離游牧生活，而入於比較固定之農業社會階段。逮及姬周，又以封建制度，使此種社會爲規則化，制度化，以極嚴密之宗法家族，爲其構成之單位，以人倫道德爲其組織維繫之原動力。孔子好古敏求，從周之盛，折中羣義，盡力以探討人生，將人倫道德，充實擴大，錫以理論根據，而以仁爲其中心觀念，仁即是人道，其全部道德理論，可總括爲人道哲學，亦即廣義的道德哲學。見上第一章

孔子釋仁之義，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曰，克己復禮爲仁。曰，仁者愛人。皆見是論語是皆所謂道德法則，此等法則，爲人類生存之基本原則，已超出個別的，有限的時代與社會之外，而爲人類所由以存在之永恒的真理。其普遍性與必然性，與物理界之自然法則，蓋無以異。孔子此種道德教義，到大學作者，將其實踐歷程，爲系統化，分爲八條目，始於格物致知，而終於治國平天下，而以明明德之總觀念，統其作業。明德爲純粹人性本體，即人之所以爲人之本性，此非他，即仁也，即人道也。

今之學者，嘗怪孔門有格物致知之說，何以不能循探究自然現象之歷程，而產生歐洲式之自然科學？不知孔學之廣大領域，都在人生，其最高原理爲道德法則。其格物致知，窮探物理，乃是藉察物

之精微，思維之正稿，以助訓練品德，培植人格。所謂明辨是非，甄別善惡，知識學如是，道德學亦如是也。以知格物致知之功，乃在使意誠而心正，以完成脩身之業，是即步入道德領域，由脩身而齊家，以進於治國平天下，則又由道德而發為政治，在歐西學術分類中，屬於實踐哲學範疇。蓋孔子全部思想，為仁之觀念所演繹發展而成，易言之，即是人道哲學（廣義的道德哲學）。其道德脩業之程，始於脩己，終於安人（註十），脩己則是內聖，安人則是外王。內聖外王出莊子天下篇大學之格物致知，以至脩身，則脩己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外王也。孔子理想中之完人，為知仁勇三德具備之君子，論語憲問或舉其要為仁且智之聖人。孟子公孫丑上此最高人格構成之歷程，即由格物致知以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其作業曰明明德，謂發明其光明之德，砥礪人之純粹本性。此孔門之治學方法論，旨在闡揚仁德之全體大用，易言之，即在完成其人道哲學之系統也。

【註 釋】

註一：關於大學中庸及四書，分別引前人注解如下：

（甲）大學

程明道云：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二程遺書，二先生語二上）。

伊川程子答門人問初學，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二程遺書伊川語八上。——近思錄三亦引其說）

朱子總述二程說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